

川東軍區文抗叢書

1

愛祖國

抗美援朝劇集

仇 傳
濤 林
時 樂 濠 王 知 十 文 辛 等 著



重慶聯合圖書出版社發行

吃驚病

• 傳 仇 •

(四川方言獨幕喜劇)

人物：中國人民抗美援朝志願軍班長，戰士。

朝鮮人民軍戰士甲、乙。

美國兵甲、乙、丙。

地點：朝鮮前綫，距戰場不遠的一座樹林裏。

時間：最近，美國侵略軍隊遭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嚴重痛殲後的幾日，激烈的戰鬥已經結束，正在進行搜山的時候。

幕啓：美國兵甲、乙提着槍，狼狽地竄進樹林來。他兩個已成了「喪家之犬」，害着嚴重的「吃驚病」，但有個

風吹草動，過身就像「打擺子」一樣的抖。

甲（掉在乙的屁股後頭）哈囉，我們走了多遠的路啦？

乙（停了脚，轉頭望着甲。）那個曉得？大約離戰場很遠了吧。（傾耳細聽）——你聽！

甲（一驚，身子抖起來。）啥子？

乙（幾乎笑出聲來。）看你，嚇成個啥樣子！我說大約已走很遠啦，這裏不是聽不見炮聲了嗎。

甲（鬆了口氣）哦——你硬嚇我一跳！我以爲碰上游擊隊囉！

乙 屙巴尿照下你的影子，看像個啥樣子嘛？硬是——

甲（搖搖頭）哎！你看嘛，那個不是這樣子；沒有過太平洋以前，盡都充狠！才到朝鮮幾個月嘛，都害他媽的一身病啦！

乙 啥子病？

甲 啥子病？比打擺子還佬火！

乙 啥子病有那樣佬火？你儘直打糊亂說嘛！

甲 你不佬火，我屁都不信！你說嘛，你沒有害？（吞吞吐吐地）吃——驚——病！

乙 搞夥你說的這個病啲！（鎮靜地。）哼，你說怪不怪，我呀，硬是沒得這個「吃驚病」！

甲（譏笑）算啦算啦，你又冲啥殼子啲！

乙（打岔）別扯啦，走呀！

甲 (驚奇地) 啥子? 走?

乙 不走? 你在這兒等死!

甲 走? 朝那兒走嘛? 那才是走死嘞!

乙 (語塞) ……… 真他媽的!

甲 (悲傷地) 那個曉得幾時才活得出來啲?

乙 (把槍一擲) 完啦!

(槍碰在一根樹上, 驚起一隻鳥兒來。)

甲 (一驚) 啥子在嚮?

乙 (也一驚) 哦! (馬上看見是一隻鳥飛出去時, 心又才鎮靜下來。) 一隻鳥!

甲 哎: 再碰上這樣幾次, 我的心子會嚇落啲!

乙 (不語)

甲 (望望乙, 自己倚着樹子便躺了下來) 受罪呀! 硬是活受罪呀!

乙 煩死啦! 你閉嘴好不好。(伸出一隻手來。) 喂, 給我一支煙。

甲 你想得好! 早給你說過啦, 啥子都丟光了!

乙 哦——!(縮回手) 肚子又餓啦。(用手插進行軍袋裏, 摸了一陣, 摸出一個罐筒來。打開一看, 空空的, 用手指彈了兩下, 搖搖頭。)

甲 (望着乙) 有沒有?

乙 (懊喪地) 倒霉的事都碰在一堆啦: 你忘了帶香煙走,

我可記着帶罐頭，那個曉得是哪個回事？這是個空筒！

甲（抓着了話柄）啥子，你不是沒有害「吃驚病」嗎？

乙（愧笑）

甲 你餓不餓？

乙 你呢？

甲 一樣。

乙（嘆氣）唉！

甲（嘴巴默動，數着手指姆。）

乙（看見甲的傻樣子，有點啼笑皆非。）你幹啥子？

甲 算算看，有幾天沒有吃飯啦！（搖搖頭）便是餓昏啦！
算不清，算不清：——哎！哪個走上這鬼地方來了啊！

乙 埋怨那個？不來也是來了。

甲 不來多少好，這陣在屋頭；又不焦穿，又不焦吃！

乙 哼，虧你想得好；不來這個地方，你還得到那個地方——

甲 啥子地方？

乙 牢房頭！（或說「卡頭」。「監頭」。）

甲 啊，不是怕坐監，那個願意來啊！哦，你也是像這樣來的？

乙（苦笑）差不了好多。跟你說嘛，我是自己來的。

甲（驚異地。）啥子？自己來的？

乙 我跟你說嘛；在我們美國，我是沒有活路作的人。到處都找不到活路幹：沒法子，看見我們政府在招兵，我呢，肚子要緊，就「慌不擇路，飢不擇食」，當了兵。

甲 （惋惜地）你哪個找上當兵喲：這不是行活路嘛！

乙 （反駁他）你爲啥子又當兵？

甲 （抱怨自己）我是睜起眼睛跳崖嘛！橫順政府把你管倒得，你還將得脫！

乙 好道，你就曉得將不脫！我又將得脫？

甲 上當啦！

乙 吓！你上當，我上的當比你更大啦！

甲 （奇怪地）爲啥子？

乙 政府不是貼有招兵廣告嗎，那上面說；如果你身上流的是美國人的血，又愛動，又愛稀奇古怪的話，哼，你就可以到這個地方去耍。

甲 （不懂）啊，啥子地方？

乙 （苦笑）那還有啥子好地方？你說嘛，你是在啥子地方？

甲 （恍然大悟）啊，就是朝鮮！

乙 你聽我說嘛，廣告上還有好的嘞。

甲 還說些啥子？總不會有好事的！

乙 政府說；你當了兵可以拿很多的錢。

甲 拿多少錢？這是耍的生意經啊！

- 乙 高價錢啦，比以前多好多；當個兵，七天可拿美金三十五元，很快就可以加到美金五十元。
- 甲 （搖搖頭）這點錢打不瞎我的眼睛！
- 乙 還有多多的啦；出了國，每個月又外加美金八元到二十二元五角。
- 甲 （連連搖頭）我不要！我不要！
- 乙 還有多多的啦；就是遇到丟老命的事，一個兵一個月加美金三十元到七十五元。當官的每個月加美金一百元到兩百一十元。
- 甲 要命！要命！你說，這是安的啥子心啊？
- 乙 啥子心，生意經；你以為政府會拿便宜跟你佔；哼哼，還不是買你的一條命！
- 甲 （驚異地）那你，你不是……
- 乙 我早曉得是個生意經，我倒不當豬啦！
- 甲 那你好久才曉得的？
- 乙 （不耐煩地）哎呀，你是個啥子腦筋啊？說一道就聽懂了嘛。跟你說，我就是現在才曉得的！
- 甲 （伸手向天）哎呀，我的上帝！你睜睜眼嘛，保佑我平安早回家啊！
- 乙 （又氣又惱）你這儘直是作夢嘛！
- 甲 （哀傷地）你說句好話呀，我們還回去得成不？
- 乙 （把頭一偏）我又不是上帝！

甲 (哀懇地)你說說嘛，我們的政府曉不曉得我們在這裏受罪嚟？

乙 (啼笑皆非)你打個電話去問杜魯門嘛！

甲 我們總有一天要回去的呀！

乙 回去？(戲弄地)你走吧！麥克阿瑟說聖誕節以前完全佔領朝鮮，仗不是就打完了嗎。現在，聖誕節已過啦，你打電話去跟麥克阿瑟請假嘛。

甲 (痛苦地)你快別提聖誕節啦，這是哄鬼的啊！我們還沒有打到人家，人家倒把我們打痛啦！

乙 哼，我看呀，我們還沒有痛得過來，人家的拳頭腳頭，四面八方又打來啦！我們再也挨不起這頓毒打啦，不打個死，也要打個七竅流血嘞！

甲 (掩着耳)我不聽！我不聽啊！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，我妻子烤了蛋糕，做好飯，等我回去吃呢。

乙 (厭煩地)夠啦！夠啦！這是廢話！

甲 (哀憐地。從袋裏摸出一封信來，伸給乙。)你看嘛，這就是我妻子寫來的信。啊，你讀嘛。(又從信封裏牽出一束金色的頭髮來。)啊，你看，她的頭髮！

乙 (厭煩地)夠啦！夠啦！收拾起！

甲 縮回手，自己讀信。)……親愛的，我看見紐約的報上說，戰爭在聖誕節以前便可結束，如果真的這樣，我們就好啦！不過，我很耽心，你們在朝鮮進行的戰

爭，美國大多數的人都不答應，說我們的總統杜魯門這一舉動是強盜的行爲？我認爲這說法很對。總之，戰爭是件討厭的事！你看，如果你不是當兵到朝鮮去了，孩子不會看不見爸爸而哭吵，我也不會就心你而作了惡夢。但據大多數的人對我說；你們是坐在火山口……………

乙（大聲阻止）住口！我要塞你的嘴巴啦！

甲（畏縮，又捨不得把信收起，只好默看。）

乙（厭惡甲的樣兒，便故意去嚇他：大聲地嘶叫。）哎——！

甲（嚇得把信扔了，東張西望，週身發抖。）

乙（故意定了定神）我看，這兒是危險，走吧！

甲（無力地坐起身子）我是坐在火山口的了！

乙（拿起槍）走呀！

甲（哀憐地）朝那兒走啊？

乙 找一個不危險的地方。

甲 都一樣，到處都是火山口！

乙 這不像話啦，總得想個法子，找到一家屋裏就好啦。

甲 作夢啊！朝鮮人不會收留我們的，我們殺了朝鮮人，燒過人家房子，搶過人家東西，朝鮮人不會饒我們的！看嘛，這是我們自己找的罪受！

乙（焦急，但又無法可想。）你抱怨那個？是我把你拖來的？去找杜魯門，麥克阿瑟，美國的大財閥，跟他們算

算賬嘛！

甲（頹廢地）啊！當個俘虜也好，當個俘虜也好！

乙（狠狠地）你真找死！

甲 啊！（不自主地跪在地下，把槍套在脖子上，兩手平伸，雙手舉起，把頭一抱，再也不動了。——這是美國大兵繳槍時的姿式。）

乙（莫名其妙）你這是幹啥子？

甲（掙扎出的聲音）天啊！天啊！……

乙（啼笑皆非）你這是那兒學來的嘞？

（突然，林子外傳來「碰！碰！」兩聲槍響。）

甲（嚇得面無人色，身子發抖。）

乙（嚇得魂不附體，不自主地，也仿着甲的動作；把槍套在脖子上，跪在地下，兩手平伸，雙手舉起，把頭一抱，再也不動了。）

（乙的動作剛作完，美兵丙赤手空拳——槍早嚇丟了——踉踉蹌蹌地逃上。）

丙（給甲乙的醜態怔住了）啊！

乙（抬頭，見丙，也一怔。）哈囉！

丙（舉手示意）快——

乙（慌忙爬起）游擊隊？

甲（嚇極，不敢抬頭，哀叫。）饒命啊！

丙（踢甲一脚）

甲 (已魂飛魄散)投降!投降!投降!……………

丙 (氣極)你瘋啦!

乙 (氣惱)蠢豬!(向丙)害了「吃驚病」!

(丙急忙從甲的背後把甲的槍取下來，自己提着，並狠命蹬甲一脚。然後，向乙揮手，兩人便溜逃了。)

甲 (挨了一腳，仆倒在地，哀叫。)饒命!饒命!饒命!……

(林外又傳來人聲:「跑啦!跑啦!」「一定逃進林子去啦!搜!」「我們從那面去。」「好，我們走這兒!」)

(中國人民抗美援朝志願軍班長，戰士上。)

班 (持槍對甲，堅強有力地。)站起來!

甲 (全身發抖。)饒命啊……

戰 (持着槍，走近甲，提起他的衣領，像捉一隻受傷的野獸一樣。)裝死賣活的傢伙!

甲 (失掉魂魄似地站了起來)啊，啊，……

班 (命令地)槍繳出來!

甲 啊，槍，槍，槍在這兒!(舉手摸脖子)

班 說!槍在那兒?

甲 (震驚)槍，槍，槍在……(再摸還是摸不着槍，惶恐地。)啊!我的槍呢?

戰 好傢伙!真狡猾!

班 快說!槍在那兒?

甲（惶恐地）是在這脖子上呀，啊，我的槍呢？

戰 你的脖子上是你的腦壳，不是槍！

班（命令地）說，你這裏有好多人？

甲 有，有，有他……

班 還有那個？說！

甲（四顧，如墜入惡夢中。）他，他，啊！他不在啦！

戰 看你就是這樣糊里糊塗的，砲彈把你震昏啦！

班 你不要怕，好好說，我們優待俘虜。

甲（傻頭傻腦地）你們不殺我？……。

戰 投降的都不殺，說吧，你的槍和你的夥計都在那兒？

甲（茫然）我，我的槍……啊，你們放我回美國去嘛？

班 要放你回去的。

甲（如遇大赦，感恩地跪下來，兩手抱頭，又復原狀，如祈禱。）啊，我的天啊……

（突然，林子裏傳來「碰碰碰…」幾聲槍聲，腳步聲。）

（甲嚇倒在地，身子發抖。）

（班長和戰士聞聽槍聲，機警地端着槍，沉着地瞄準槍聲響起的方向。）

（槍聲中，剛才妄想溜逃的兩個壞傢伙——美兵乙丙狼狽地拖着槍又逃回來。）

班（敏捷地向着乙丙發出命令。）站住！不准跑！

戰（與班長同時）站住！不准動！

(美兵乙丙見狀，大驚失色。乙慌忙把槍套在脖子上，跪在地下，兩手平伸，雙手舉起，把頭一抱，再也不動了。)

(美兵丙發愣怔住，身子還沒站穩，一顆子彈從他背後射來，丙被擊倒。)

(戰士敏捷地躍過去，先繳了乙的槍，再把丙的槍繳了。)

班 (命令乙)站起來!

乙 (身子發抖，爬了起來。)投降，投降。……

(朝鮮人民軍戰士甲、乙，持槍跑上。)

朝甲 (勝利地微笑)兩個傢伙，都沒有跑脫!

朝乙 (勝利地微笑)一個死的!一個活的!

班 (指着甲)這還有一個呢!

戰 我們一來，這傢伙早就乖乖地跪在那兒接我們啦!

朝甲 真沒有用的傢伙!

戰 (走近甲，又提起他的衣領。)站起來!(甲隨聲爬起。)

這傢伙就是要用這個法子他才爬起來。

朝甲 (笑，)哈哈!

朝乙 (同時，)哈哈!

戰 (同時。)這傢伙就像個燙毛雞兒樣!

班 (命令甲站在乙面前去。)站過來!

甲 (乖乖地走過去，猛一抬頭，見乙，怔住，用手指着乙，

傻頭傻腦地。)就是他!

乙 (大吃一驚。)啊——!

班 (望着乙)哦,就是你。

乙 (嚇極)我——?

朝甲 (不懂)啥子?

朝乙 (不懂)哪個回事?

戰 (指着甲)剛才問這傢伙,一起有幾個人,這傢伙就說還有他!

乙 (吐了一口氣)哦——。

班 (向乙)你們還有幾個人?

乙 (指着甲)就是他和我兩個。

戰 (指着丙的屍首)胡說!還有這個傢伙呢。

乙 (發抖)他,他,我不認得他。

朝甲 哼!不認得他,你們兩個一道的。

班 (指着丙的屍首,問甲。)你說,這是那個?

甲 (見丙,一驚。)啊!我不認得他呀!

朝甲 你兩個傢伙搞的啥子扳眼啲?

甲 (發抖)天曉得呀!我硬是認不得他啊!

班 (命令乙)老實說,你們還有好多人?

乙 (發抖)啊,我們實在沒得人啦,前幾天一仗打就我們兩個在一起啊!(指着丙)他,他是才來了兩聲槍,他才跑到這兒碰着我們的。

戰 (仔細地看了一下丙的面容,肯定地。)硬是這傢伙,我們放兩槍沒打着他,讓他跑掉啦。我認得,這傢伙臉上有塊紅疤疤,你們來看嘛!這不是。

朝甲 不對頭,那傢伙沒有槍的;剛才我們碰上的這個傢伙就有根槍,這傢伙胆子可不小啦,還默倒打我們嘍。

朝乙 啊,這傢伙的槍……

戰 (從肩上取下槍來)這根就是這傢伙的。

甲 (見槍,驚喜。)啊!槍!這是我的槍!

班 你的槍?

甲 啊,是呀,我的槍,我認得它。(指着乙)問他,他也認得我的槍嘛。

乙 (大窘)是,是,是他的槍。

朝甲 (問甲)你的槍爲啥子在他身上呢?

甲 (發抖)是,是,是我的槍嘛……

朝乙 (命令乙)你說!

乙 是,是,(指着丙)他沒得槍,他,他就偷(指着甲)偷了他的槍。

甲 (頓足)天啊,天啊,這儘直是強盜嘛!背時的,你啷個偷我的槍嘍!哎呀,強盜,強盜!該死的強盜啊!

班 (蔑視地)沒有用的傢伙:死人也要守付棺材嘛!一根槍都守不住,杜魯門啷個把你揀來了嘍!

乙（苦着臉）他是一條豬！害了「吃驚病」！

甲（反駁乙）你，你還不是跟我一樣嘛！

戰 看！這就是美國的軍隊！

朝甲 哼！杜魯門，麥克阿瑟還好意思沖壳子嘞；說美國兵了不得啦！這幾個傢伙可喪了他的德啦！哼，這才是自己打腫了臉來充胖官！

朝乙 紙糊的老虎經不起火燒嘛！我們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，還有世界人民，就好比一把火，美帝國紙老虎自己跳進火裏來，就燒成一堆灰啦！

班 這叫燈蛾撲火自燒身！

戰 我說呀；叫喚的麻雀沒有四兩肉，儘管杜魯門一天叫到黑，還不是麻雀鬧林。在樹底下對準跟他一炮，說啥子它也不叫喚啦。

朝甲 你看，一個勝仗打下來，打得美國軍隊遍山亂撲；雞飛狗跳牆，不摔死，也摔得它出不了氣！

朝乙 前幾天打個大勝仗，解放了朝鮮首都漢城。等這羣逃走的強盜歇口氣，再跟它一次猛打，強盜們就完啦！

班 走！我們把他帶回去吧。

戰 走！

（美兵甲乙一直呆在那兒，惶恐地發抖。這時班長和朝甲押着甲，戰士和朝乙押着乙。）

甲（機械地開步，猛發現他扔下的信。）啊！我的信！（彎下身體忙拾起。）

幕急落。（全劇完。）